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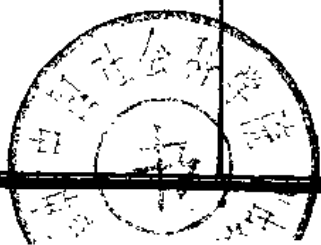
西北考察日記

紀念顧頡剛先生逝世三周年

西北考察日記

顧頡剛著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西北考察日記

著者

顧頡剛

題簽

顧廷龍

整理

吳豐培

編印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成本費

元

前言

顧頡剛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是我國歷史學界的著名學者，在他一生多方面的成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繼承並發揚近百年學術史上的優秀傳統——重視邊疆史地的探討研究。在三十年代日軍軍閥主義大舉侵略我國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到邊疆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創建學會，印刊物，舉辦研習班，組織考察，汲以調查研究邊疆史、民族史和普及邊疆知識為要務。這部日記就是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在甘肅青海考察學校教育時的記錄。雖然將踪所至只限於河湟北渭，他當時所持的邊疆概念，因受時局影響，與今日邊疆一

詞的外延也不完全一致，但筆下的風土人情民生吏治以及個人感懷事，都是實錄，貫徹全篇的那種念：以開發西北，促進民族團結，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為己任，不辭勞苦，不畏阻撓，奔走呼號的愛國精神，今日讀來，還是令人感奮的。現在顧頡剛先生已經逝世三周年，為紀念這位邊疆史地研究的倡導者，響應歷史科學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號召，我們特將這份珍貴的史料印出，以供學術界同志使用。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自序

余年十五六，得國粹學報而好之，甚欲步太炎中叔清先生之後塵，以整理古文籍自期。是時肄業蘇州公立中學。一日胡師介生詢予，他年欲為何種人。不慮而對曰：願為經學家。蓋予生吳中，為惠定宇、余仲林、江良庭之故鄉，上踐竹汀、段茂堂、俞曲園等誨學著書之地。每散學游於市肆，甚易接觸經學書，力所能及則購而歸，其不及者亦就肆覽焉。雖不甚了了，而心喜其方法之密，證據之富，與其提出問題之新穎，以為吾人治學必當若斯，乃為真學問。加以學報之鼓吹，其持志乃益堅。是後歷經革命時代潮流洶湧，衝刷失其定力，頗含棄舊學，思自獻於現實之途，而安居稍久。

常於不自覺中重彈前調。知習慣之難移也。自大學畢業與諸師友放論古史。一時有風行草偃之概。予既得於講習之外園戶深研。乃決心以理董故書為我生之專業。友朋中不少熱腸人。規予曰。居大時代中。冒狂風暴雨。無一人不當競。焉凜。焉凜。以審其相迎相拒之術。君乃自閉於象牙之塔。不獨矯與現實脫節。將恐吞卷於怒濤而猶不自知也。應之曰。學海壯闊。無涯涘。竭一人精力。未必能為培根。然拾得幾枚貝殼。若凌於他事。是將終無成也。現實問題。非我才力所及。有諸君以解決之。我叨惠矣。古籍古史之問題。我則不敢後人。人各有能有不能。其勿相強以致兩傷哉。聞者爽然而退。然事有不可知者。予性好游覽。腰脚之健。足以濟之。每蒞一

地必窮其勝而後快。既久富宛平藉鐵道之便。遍涉黃河流域。當其
登名山。渡大川。吊故城。搜殘碑。因風。乎其觀。醉。乎其味哉。然
而農村之凋衰。人民之困弱。刺於目而傷於心。恍若末日之將至。民國
十二年游河南。山西。二十年游河北及山東。陝西。所至之地。不忍視而
又不得不視。淚承於睫。以為必不急為之謀。不但亡國。且滅種矣。歸與
都市中人言之。不措意也。雖從事政治工作者。亦以為非一時所克
救援。必俟清昇平之世而後可為也。予既不得同聲。之。遂欲以天
下事為己分內事。而適易其昔者寂寞窮經之心志。不久九一八變
起。北平密通松遼。唇揭則齒寒。知禍之不容踵。又目覩日韓浪人橫
行市中。毒及鄉里。為一切齒腐心故。編印通俗讀物。廣為抗日宣傳。

及熱河失而北平陷大包围中亟思識邊塞之事是以頻年游於平
倭僑上且越陰山而達百靈廟飲酪卧糧與蒙古之主張自治者談
因獲然於邊疆問題之嚴重性會是時予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兩
校講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與譚季龍君其後同創禹貢學會印行
半月刊乃擴大地理沿革之範圍而及於民族史邊疆史半月刊中
屢出專號討論東北而北蒙藏南洋諸方面之事故又集燕京師
生立邊疆研究會以假期從事旅行調查平日則一星期開一演講
會選延一二邊疆人士之游於北平者及內地人之為邊疆學者分主講
座以是因緣得廣興遠賓主而諸同人之邊疆智識亦日趨於系統
化成達師範學校者唐柯三馬松亭諸君建於北平東四牌樓教生

以阿刺伯土耳其文字，遺其優秀者，深造於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屹然爲回教最高學府。予時與之往來，故教中友人尤衆，而西北尤肯受回教文化最早，教中鍾子華焉。其游於北平者，並以成達同人之紹介相稔。是以予於西北尤嚮往。二十六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招予，議計西北教育，而段使武先生稱西北移殖，促進會，推予爲理事。集各界人士，組織考察團，初意作短期游歷耳。乃蘆溝橋戰事突起，散人以通俗讀物，宿憾，欲致予於死地。遂別老父孀妻而長行。東南盡臨，予義不當返家。吾父不勝思子之情，含恨入地。吾妻萬里相從，又旋里代我理父喪，病軀不堪其勞，亦撒手於嘉陵江上。聽永夜之鷓鴣涕泣，而不止。念予苟不悲天憫人者，今同安慈庵書。

室中不知又整理幾許故籍。何至食此度粟苦果。轉思以一素不接
弱現實之人。竟得作此壯游。跋涉於河漢流澗之間。識其百餘年來
所以動亂之故。而獻其曲定從新之謀。則所失固多。而亦嘗無一得。在
我平淡之生命史中。激盪此拍岸波瀾。實為最可紀念之一章矣。
然而更有可悲者。則此一年跋涉萬不料又招來甚大之煩憂。予
在北平。已交西北之友。及其往也。顧客尤多。將穿戶限。予曩所立諸
事業。朋儕見其合於此時此地之需要。多期在西北作新開展。若干
游學外省之青年。久聞通俗读物編輯社之名。亦立社曰老百姓。出
旬刊以西北流行之民歌方式。抗戰宣傳。推予主其事。俄而教廳
易長新官來。欲統馭全省人民思想。創西北訓導團。分批組訓公教人

員及高級學生，自為教育長而以教育主任房予，予以黨團工作，非所習為，謝不往，便生猜疑，橫見誣讎，既強迫老百姓停刊，又抵牾中人，所編某報副刊中大我平型圖，鼓詞指為異黨鐵證，予聞而笑曰：「抗戰之中國，共合作，八路軍固由共產黨統率，其軍隊非房國家者乎？平型圖之勝利，獨非吾國家之勝利乎？今日指予為共產黨，不足以殺我，曷不鍛鍊我以漢奸罪耶？」然彼匪特訟予於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不勝致廣教董事會，請其撤我離甘肅，維當局者曲予寬容，曾未加以保護，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則惡母投杼而起，補助西北教育之事，遂非我所得主張，予是以避個羅遠陽阱，盤桓洮岷河諸邑，遂不回省垣，當地父老不知其情，望於

予者殷且切。每至一地。必屢陳請求補助條款。促其成言。予久既不
可。拒又不忍。口不能言而心滋慙怍。自責曰。我國無力為大士之楊枝。
詎以念秧之歸。併終耶。又自誓曰。使他日子富有補助之事。必自為
之不勞。政府視施鴻恩而忘吝其升斗之水也。斯時國憂家難既攢
集心頭。而身受之慘酷。更扼塞吾所控訴。倪榮寡歡了。吾人趣友
人見而訝曰。何容顏之躁老也。斯又迫於熱情。投入現實所生之苦
惱。非安居治學時所可想見。噫。我其愛人利人而終為赴流之
屈原。抑將甘石德而猶得為抱遺恨之伏生。是又報時中宵末由
介決音已。

是行也。為欲認識西北社會之基本問題。故舍康莊之隴東南

及河而不游而惟游於公路尚未通達之隴西蓋種族宗教諸問題惟此一區為糾紛而難理之所任縣市民十有九年賴軍防之護送而至之處輒與當地政軍商學諸界作周旋飲食會談耗時過久羣友欲予留紀念又常竟日在揮翰中考察工作為之牽沮同行王樹民君善集史料屬其代記積日得若干簿玉纖且悉自予入蜀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責善半月刊樹民即以日記分期寄載覽之欣幸謂不必自撰述矣奈何彼臨高度神經衰弱寫作中斷予語之曰子且以手冊授我由我續為之何如辭曰筆跡凌亂非他人所得審也取以來果微繞斜曲而下多處為之長喟至三十三年予居北碚鄭達原君創史學書局於渝市上清寺欲為予

刊文集自念曩所聞見與所憂慮若鯁在喉不吐不快而久恨苦出版機會既得是德惠原有日記一冊日書方數行即就所憶舊事加以擴充重寫而付之雖仍極簡略而大體具是終勝於不著一字也詎料書尚未印而逢原已以不獲手親悲思成疾所設肆遽閉身亦殉之稿任索遠莫之行篋及今又越三四寒暑上月自蘭州歸從叔起潛先生至予室見積稿叢雜勸其次第整理先交合衆圖書館油印以俟待時清因又將此稿窮三日之力筆削一過訪首從事焉嗟乎此一小冊耳而所遇之挫折已若此深固固藏達十有二年能使人不作鬼爰苦筆之數耶

此記託始於二十六年四月所以稍遠游之原託於二十七年十一月所

以要旅行生活之經濟別西北之行起以九月止亦以九月大地一公轉耳
其中不少寫私生活者蓋藉留時代背景之一角與予個人感於哀樂之
矛盾心理亦以本非科學性之考察記載假筆抒憤知不為通人所呵
也去歲往滬粵蘭海等六國月亦曾排日作記得同當加潤色與
此偏相補足樹民疾迫願痛亦當督促成書俾糾吾之闕失焉而
北之地國防經濟而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為此兩端之建設則
教育工作實居首要願讀書者不棄封非俯拾此一得之愚
而思有以實現之則予雖踏踏乎身世荒荒乎學業亦將嚼莖
荼而甘之於銘矣

顧頤剛

三十八、一、二十九

